

## 第九四〇次會議

A/PV 940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八日星期四午前十時三十分紐約

主席：Mr. Frederick H. BOLAND(愛爾蘭)

## 塞內加爾共和國總理

## Mr. Mamadou Dia 致詞

一. 主席：大會今晨開會，係為聆聽塞內加爾總理 Mr. Mamadou Dia 致詞。現在請他發言。

二. Mr. MAMADOU DIA (塞內加爾共和國總理)：塞內加爾共和國外交部長已有機會，對於敵國在此國家的大家庭中得躋資格全備的會員國地位，並得負其一部分責任，貢獻於為聯合國基本任務所在亦為全人類希望所寄的建立新世界的偉大共同工作，向大會奉告我們的欣忭之情。我們的歡欣尚非止此，這是因為有兩個因素，使此事具有特殊的意義。

三. 第一，在我國，殖民主義制度的解除係藉和平方法，未引起流血。與別處若干民族解放的情形不同，這個和平程序使我國人民與前殖民國家人民之間的友誼，得以照舊保持。

四. 有人對此頗以為奇，實則這是最理所當然的事。兩民族間的友誼，非強者對弱者統治之謂；其實意思正好與此相反。我們這句話是完全出於自願的。此後我們也將繼續本辨明是非的同一誠實態度，自由判別誰是我們的友人，而對於有些人運用陰謀，想以我們在今日情形之下已確知其斷不能再予忍受的任何形式的託管強迫我們接受者，則加以警覺防範。

五. 除了我們已在和平與友善中實現的自由以外，還有一事也使我们深感欣幸，那就是我們獲得大會熱誠一致的歡迎。大會在接納與我們同一“年輩”並和我們有許多共同關係的新非洲國家入會的時候，表示一樣的熱心，這就證明非洲大陸已達成年，而且我們希望它不久便會全體進入成年階段。事實上，我們認為我們有一個最神聖的職責，就是務必使我們所有的兄弟們都來參加這個大會，並使世界會議有非洲在場的事實，因為有一個掌握自己命運的完全解放了的非洲能夠表達意見，而得以發揮其充分的力量。

六. 非洲新國家之間，政策上誠然不無在一二處略有出入，但我們相信過了一些時日，這些不同之處必

將由大化小，變成家庭之內的齟齬，且即在目前，我們也已設法不獨強調共同利害關係，並且強調我們誼屬兄弟這一個重要的事實，開始為這些小爭端一一謀求解決。

七. 我不擬向各位儘談我們自己的感想。我們知道我們來此與各位共事，一同廁身於一個問題繁複、痛苦不勝其多的世界，而我們的責任就是和諸位分擔此等問題，不圖退縮推諉。我們不揣冒昧願竭其微力，謀對問題的解決盡我們一部分的貢獻，此意想必會得到各位的完全諒解和體會包容。

八. 許久以來，遠在我們能够自己表達意見以前，我們便已對國際上發生的大事，深加衡慮；我們自感是與一個在狂熱的歷史所造成的種種緊張和衝突之外做到平衡地步的世界，完全一致的。

九. 我們認為那些傾全力於歷史所歷之鬪爭的主角們，因為事態緊迫，對於問題的人性方面可說全無機會加以衡量。可是如果忽略了人性方面，便沒有法子衝破這一場辯證之爭，而這件事是不問代價非勝不可的，因為否則就不祇是失敗，連我們的生活方式也將為之全部推翻。因此，我們會先考慮一些基本原則，這些原則一切人民皆須接受，否則就不可能有任何形式的國際團體。

一〇. 茲將我們從非洲大陸觀察世界所獲的印象，試為諸位一陳。這樣，我便有較穩的根據，對於我們共同行動的各種目的亦可評估較確，因之對我們可採何種方法以正當方式實現此等目的，也能較善於判別。

一一. 我相信目前使世界分裂的許多重大問題，其中沒有一個能够不藉全世界的努力而告解決，因此也就是說非先有一個全世界的共同觀念不可。所以，我們必須先設法把這個觀念究竟是什麼解釋清楚。

一二. 本年九月二十二日，艾森豪總統向本大會致詞，語甚精警，他說：

“聯合國如果要有成就，它背後必須有高尙的思想為其動力，那就是：一個真正的國際社會，祇有在開誠布公、互相信任的空氣裏，忍耐合作，

才能建立一個合乎正義的和平。”〔第八六八次會議，第八十二段。〕

一三．艾森豪總統致詞後次日，即九月二十三日，接着便是赫魯曉夫總理的演講，內容也極精警。他說：

“聯合國的設立，係以和平與安寧之勝利為號召，以服務於和平與各國的安全為宗旨。我們深信大會本屆會所作的決定，必能使和平與正義——全人類追求的目的——更接近於實現。”〔第八六九次會議，第一一〇段。〕

一四．這就是世界兩大聯盟最傑出的領袖以湊巧極相近似的語氣聲明他們國際行動的大目標時所說的話，而這個大目標便是合乎正義的和平。可是不幸我們也得認清，這種字句似乎相同而實則有別的矛盾，正是我們身陷其中的大衝突的核心所在，因為倘若對這句話雙方的解釋相同，那麼這個大衝突就成了毫無意義，荒唐得可笑了。怎麼說呢？因為單是和平本身並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它應以正義為主，但東西兩方之所謂正義，却是世界上迥不相同的兩件事。我們如果想有進展並設法消解這個大矛盾，便非同意正視這一點冷酷的事實不可。

一五．最先，同時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在這矛盾的中心，有這聯合國，有我們現在出席於其間的大會。

一六．若將近年來在聯合國舉行——有時還因有聯合國方才發生——的討論，加以分析，似乎可見我們所面臨的許多往往成為關涉不只一個文明而是所有文明，不只一羣人而是全人類生死的那類重大問題，其一切支配條件，俱已起了巨大深刻的變化。

一七．這就說明何以有如印度代表最近在第一委員會所說〔第一〇九四次會議〕，像我們那樣的小國對這種可怕的情勢可能和大國一樣的關切。

一八．我們想從聯合國的近來歷史察覺其中所含意義，便會得一結論，就是這個設於各國之上，且藉所有國家之助力而誕生的最高機關，現在可惜在本質上已經不復是可以討論問題解決糾紛以求取合作的聚會場所，可是這種合作却正越來越有需要，沒有一個人不予提到，但除在軍備與戰爭機構那一部門之外，很少有人實行。

一九．聯合國現在已成了冷戰的一所戰場。每天兩大集團嚴陣相對，有時聲勢洶洶，甚至使人深恐這座

現尚不無保護作用的建築，會因此而震裂，而在別的時候，競爭之烈雖未稍減，但却採另一種形式，在程序和策略的運用上下工夫，各爭優勢地位，繼以儼有此事的運動戰，有的時候還與之同時俱來。

二〇．兩個集團的目的，我們看得很清楚；我們還沒有給它們那種遍及全球的辯證戰所嚇倒，並且常居於無關重要的小卒地位，所以反而易於從中辨別是非。

二一．它們的目標和戰略很奇怪的大都甚相類似。兩個集團俱堅認自己的一套理論能引它走上歷史的康莊大道，也祇有它才擁有真理。因為它相信抱有獨佔的真理，便自感地位堅強，認為責任所在，非進行一個像十字軍運動那般的義戰不可。因此，雙方的領頭國家所公開承認的目的就是要把對方打敗。無論就長期或短期說，都無折衷解決辦法可言。

二二．由此看來，一向就沒有真正和平共存那麼一回事，因為真正的和平共存是說每一方要對和它競爭的他方的不同制度予以容忍，而對其所採擇的辦法，亦予以尊重。因此，這種說不絕口的共存在目前祇是一段神話。何況我們認為共存的意義如果就是兩個集團的消極並列，那純粹是一個抽象的觀念，對問題的解決，毫不發生效力。

二三．兩個集團之間已發生強烈的競爭，而這種競爭以所謂計算過的冒險那種理論和實施為出發點——雙方武器的數量和破壞威力都愈來愈可怕——實有引起瀾天大禍和全部毀亡的危險。不過，這兩個集團尚未能支配全世界。說來有點奇怪，那些新成立的國家至今仍是雙方必爭的至寶，或則以利相誘，或則暗示要挾，無所不用其極。事實上現在有人說，任一集團若能誘致世界上第三個圈子裏的國家參加它的陣營，那個集團也許已贏了這場鬭爭的決定階段。

二四．這就是我們今日所臨的一個三叉路口——我們這些世界上第三個圈子裏的國家，迫於情勢必須就目前局面表明立場，我們苦於顧此失彼，無從應付，一面為了生存，也就是說為了我們國家的繼續生存，不得不獲取必要資源，自求發展，一面又須保持自己的尊嚴，維護自己文明的標準，這一切都告訴我們不要讓自己被鬭爭所吞併，這種鬭爭非我們所能控制，而且有把我們壓得粉碎之勢。

二五．我知道我們遇此情形，最易想到的辦法就是在這兩個對立不下，各欲把我們誘入其軌道跟着它走的集團之間，維持一種不偏不倚的平衡態度，同時設

法於外表上保持我們獨立的模樣。可是這條途徑爲了大國，也許尚屬可行——其實連這一點也未可必——爲了小國，我們覺得實在危險太多，因爲小國對於雙方競出高價吸引我們的壓力，殊難抵拒。我們認爲在這競爭劇烈的世界裏，永遠在一把利刃的鋒口上走，是最危險不過的事。

二六。然則我們怎樣辦呢？有什麼解決方法沒有呢？我們非很快想出一個方法不可。我們必須按照我們本身的目標，決定我們的策略。這一辦法無論看起來怎樣困難，或者似乎懸的過高，我認爲未必一定失敗。無論如何，我們避不開這個問題。我而且認爲這兩個集團如把上述一類事情爲出發點略加反省，也許會認爲應將它們自己的一番理由從頭重新考慮一下，使之也能顧及人的問題這一方面，我們深覺倘不能顧到這一點，人類是不能生存的。

二七。我們認爲目前兩個陣營雖然都以推崇人的地位相標榜，實則它們的宣傳機構却掩飾着某種缺陷隱蔽着不能適應現代生活水準的同一危險。

二八。我們這些國家雖然缺乏物資，而且有幾國貧苦到了極點，但一般人對於自己的團體與精神方面的發展可能，却知道得親切，所以我們對於目前雙方所提主要屬於技術性質的解決辦法，也較能看出其中頗有不大自然的

二九。我們認爲國際意見的交換不可能有多大的成功，除非人人俱能以同樣的善意，體會我們世界的進化並不全爲人的意志所左右，而設法認清其發展的大勢。常識告訴我們，如果我們不首先看清楚明日的世界，就是說分成兩個集團的時代過去以後的世界，究竟將是怎樣的一個世界，我們就解決不了任何事。

三〇。如果那一個明日的世界終於到來，如果毀滅力量沒有把一切事情掃蕩一空，我們料想它的實現似將經過某種過程，其意義相當於Teilhard de Chardin所抱的基本概念，那就是各國有機結構將加成一個總和，而人生價值將隨之提高。但是如果僅在現有制度之間走一條不動的中間路線，斷不可能做到這一層，我們必須超出今日的馬克思主義和今日的自由主義——有時自稱係個人主義——的範疇，採取一個活的有力的新觀念，在上述兩大主流中擇其精華而求得平衡，因爲這兩個主流合併起來代表在今日世界上發生作用的各種勢力的實質，就是社會主義和個人主義。

三一。用實際的話來講，上面所說的一切，含義就是說要世界能够平衡進展，兩個集團應該各自接受對方存在的事實，而且肯在價值方面接受積極意見的交換，這就是允從他方接受若干程度的影響，而且同意將以劃一爲名排除異己那種不健全的反應從此結束；因爲不論是麥克阿賽主義那種到處找鬼的現象和其他國家清算所謂“偏差主義者”那一類的行動，其爲不健全的反應，原無絲毫的分別。

三二。我們必須盡力設法，使東方集團同意將真正的社會主義所必不可少的基本精神價值，一一恢復。

三三。我們也須同樣努力，設法使西方集團認清它斷不能堅持非排斥社會主義式的社會不可，這種社會的最高意義實有關個人與個人間和人民與人民之間的關係。

三四。我知道若以爲此種話解不經過多大困難便可以實現，那就未免太天真了，但我也認爲要不是大家合力在這方面來着手處理此項問題，那麼我們最多解決了問題的次要部分，而同時仍有發生世界衝突的危險。永久的和平祇能建立在這種人民“諒解”的基礎上面。

三五。非洲現在尙未完全被冷戰的羅網所束縛——不過這種情形能維持多久，却很難說——所以它在聯合國裏也許有一個使命，可以提出誠懇的證詞，使大家知道如有一個大洲決心把自己好好組織起來在其境內以尊重人類精神價值的社會主義爲基礎促進合作，這個大洲便能有多大的成就。因此，非洲必須不顧雙方爭取如何激烈，決意保持其真正的非洲個性，定好自己的方略，計劃自己要走的途徑，擬訂自己的國際主張，而這種國際主張祇能是公開的合作和自由的意見交換，不加以任何限制。

三六。從我們非洲社會主義者的目光看來，我所設法說明的那個目的在於兼取社會主義與個人主義之長藉以消除今日世界的基本矛盾的主張，很可以提供解決現代問題的若干辦法。我不欲將此等辦法向各位詳加解釋，因爲這個高貴的大會既然賜以機會，俾可略陳鄙見，本人殊不願說話太多，致使諸位不耐。不過，如獲諸位允許，也有幾點一般原則有關本屆會議程上若干主要問題，本人擬提請注意。

三七。第一，僅僅宣佈共存是無濟於事的；這件事必須慢慢組織起來，可能時並須舉行一連串以確保民

主原則能在國際場合上發生作用為目的的改革，俾共存得以確實建立。

三八。我們在聯合國的任務，應該是幫助將目的規定，並協力擬訂方法，以便採取新的國際行動創立真正的世界民主。

三九。就敵國而言，我們準備簽署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所擬訂的人權公約，來表示我們對民主的信仰。我們認為聯合國憲章在這方面不應該永遠祇是一個純屬宣告性質的文獻，各會員國於其本國制度中都應該加以切實遵行。因為如非先將國家和政府制度以及經濟和社會結構完全民主化，所謂取消殖民制度，便始終祇是一項僅適用於他人的原則而已。並且，在人民大眾邁步向前進展和社會化日趨蓬勃的現世紀，任何人權宣言如無人民權利宣言作為補充——其中包括日益迫切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權利——便斷不可能發揮充分的意義。

四〇。實際上，世界民主必須也是經濟與社會的民主，否則就不能存在。因此，我們對謀取發展落後問題之解決的一切努力俱甚歡迎，不問規模如何有限。我們歡迎國際發展協會之設置。我們認為聯合國的各項工作，也必須從事協調與擴充，以設立聯合國經濟發展特別基金會（特別基金會）——此事在一九五五年舉行的富有歷史意義的萬隆會議上已居於中心地位——和設置一個原料穩定基金會為其最迫切的目標。

四一。像裁軍這種無人不關心的問題，除非與經濟和社會合作的事情取得有機的聯繫，藉以確保逐步節省下來的資金務必用於重新投資，便不可能有切實的解決，這一點也是沒有疑問的。

四二。因為塞內加爾本身經過了解除殖民制度的一切階段，所以它自然完全贊成有關結束殖民制度的大會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我們想必也無須特別說明，我們努力清除殖民主義及其後患決不是祇是要再屈辱於另一形式的政治、經濟和戰略的統治之下。我們所反對的殖民主義不限於一個類型；我們的態度出於法國和美國民主先哲的普遍精神。至於聯合國本身就應該在所有各方面以身作則，先將自己各機關的組織切實民主化，並且迅速順應非洲國家主張在安全理事會與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增添代表席次的要求，這一點難道還用我來說明嗎？

四三。關於新國家入會一事，我們認為採取歧視政策是與聯合國憲章精神及大會的法理觀念全相違背

的。我們支持准許共產主義中國入會，就是由於這個原因。因為同一道理，我們對於茅利塔尼亞之入會，竟被當做一個討價還價的問題看待，並且讓集團政治干涉我們的決定，實在深以為憾。這件事必須直截了當從此把它弄清楚，就是凡有新成立的國家，無論其思想為何，都有在我們之間獲得一個席位的權利。我們有責任要幫助它在聯合國中獲得保護和保證，因為這都是小國在一個強者支配的冷酷世界裏有權利期望於我們的。我想藉此機會，再度申明我國與茅利塔尼亞那個新成立的國家團結一致，並且表示我們堅決希望它所受的不公待遇不久就可獲得糾正。

四四。我也認為聯合國宜對會遭不自然的分割以致暫時隔裂支離而現正從事正當努力以求恢復統一的那些小國的命運，予以注意。關於此事，我們認為如允許原屬於同一國家的各部分同時加入為聯合國會員國，可能是向恢復談判和謀取聯合作前進的一個步驟。

四五。但聯合國有一個最大的考驗，可用以衡量其效率之高下和任務之偉大如何，那就是我們有無能力幫助解決所有的人民而尤其非洲的人民所特感痛苦而且其對和平之威脅亦無待說明的那些衝突：我說的是剛果和阿爾及利亞兩地的衝突。

四六。將來討論阿爾及利亞問題時，我們會就該問題發表較詳細的意見。目前我祇限於把本國政府認為在謀取上述衝突的和平、民主與公正解決時應根據的幾項原則，略加陳述。

四七。第一，關於聯合國出面干預的原則問題，我認這種干預是完全合法和需要的，但有一個條件，即須依循聯合國憲章所載的民主原則，並且要協助覓取解決各種困難的方法，而不是把與所處理的問題及有關人民的利益無涉的某些因素攙雜進去，以致困難更多。因此，問題不在說聯合國應該干預而在規定它執行干預的條件、方式和範圍，俾此種干預能發生充分效力，且對和平與國際民主制度的建立，確有貢獻。

四八。我們認為聯合國在剛果施行干預，以便設法恢復和平，平息混亂，是很正當的事。秘書長在此方面態度果決，理應得到大家的讚許，我個人和塞內加爾願追隨各方同表此意。可是，造成有利“諒解”的空氣，以及幫助設法使已趨惡化的情勢恢復正常，固為聯合國的責任所在，我們却認為它沒有任何權利去決定剛果將來的政制。聯合國祇能表示希望所採制度最能適應該國的需要，而且對少數團體及種族問題，不會故意

規避，因為這些問題無一不能用比較靈活的國內聯邦制加以解決，不致有絕大困難。我們最好聽憑剛果人自己去決定他們的前途，而在一九六〇年布魯塞爾圓桌會議時，這件事祇匆匆略經商議，計劃並不週到，這是我們不得不提及的一點。

四九。在目前情況下，行使自決權利簡直好像是不可能的事。剛果四面受到冷戰狂風的打擊和各戰略集團的不斷干預。並且各方最囂張的極端主義者都在盡情發揮意見，使積極解決簡直無從着手。我認爲現在應由我非洲兄弟國家依照聯合國的精神並遵從其指導設法舉行一個剛果國內各派運動全體參加的圓桌會議，而且這次不在布魯塞爾，而應在非洲舉行，凡爲剛果擬訂的經濟協助計劃，在上述圓桌會議所產生的接受協助的機構尚未組織完成之前，都不能夠成立。聯合國現在祇能爲應付有關人道的問題提供救急辦法。它可以開始集合各種力量以備提供經濟和技術協助，但剛果必須先處於能夠接受並自由運用此種協助的地位才行。

五〇。至於我們對阿爾及利亞問題所抱的立場，誰都不會引以爲奇。我們是努力於解除殖民制度的老戰士，所以我們贊成讓阿爾及利亞人民自決，並且歡迎戴高樂將軍於阿爾及利亞歷史上第一次承認他們有此自決權利的表示。而且我們毫不猶豫可以在此聲明，我們贊成有一獨立的阿爾及利亞共和國，接受多數政權而尊重少數權利，因爲這是所有現代民主國家承認的原則。說句公道話，我們得承認就阿爾及利亞革命的基本目標而言，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四日戴高樂將軍的演說，是解除殖民制度的過程中劃分新階段的標誌，同時是對和平的一種積極的貢獻。有一件事不可忽視，就是主要困難之一在於如何使原則轉變爲現實；可是說來可痛，這種現實現在爲戰爭以及隨之俱來的種種恐怖事件的陰影所籠罩。不過，我們認爲除了先後發動的若干行動——其目的在準備或擴大聯合國的工作，而不是如若干人所說係爲對此工作加以阻撓——之外，聯合國仍可協助而且也必須協助克服各種障礙，祇要它對自己的干預行動的性質和限制，有一個健全的認識。我們爲了不違背現實並且竭盡忠誠以對待我們阿

爾及利亞的兄弟起見，不得不說聯合國的任務斷不能是以某一解決辦法甚或某一程序強迫別人接受，而是要創造必要的空氣，以利法國人和阿爾及利亞人之間談判的恢復。

五一。凡從此種精神出發，目的在領入談判的道路，而非延誤談判，在於促進和平而不損害和平的任何決議案，我們都將贊成。我們堅決贊成經談判而達成的和平；我們堅決贊成建立一個真正是阿爾及利亞人的阿爾及利亞共和國，阿爾及利亞人自己所締造而且是爲了阿爾及利亞人自己而設立的共和國。任何解決辦法，祇要倡議的人明知其與上述各基本目標相背者都非我們所能信任，因爲這些人祇想保持而不欲治癒裂痕，祇想使戰爭狀態延續下去，致使情勢有更趨惡化的危險，而不願求其平靜。

五二。不過，我們絕不是對雙方互提保證，一面適用於停火，同時也適用於真正自決之實施的任何辦法，都不願考慮。我們認爲無論要克服多少困難，要忍受多少不如意的事情，此等保證祇能從直接談判產生，而此種談判則聯合國既有權利復有義務在一個全體支持的建議中要求雙方舉行。

五三。我們認爲現在所處理的問題，其性質嚴重，斷不可當作討價還價的事情看待，聯合國如欲其在此方面的工作發生效力，積極而忠於本組織的精神，以上所說就是它應當採取的正確途徑。

五四。我說了這許多話，有負各位的容忍，深祈見諒。我們這個大會有一個健全的傳統，可以說是其永恆的光榮，那就是自由討論的傳統，雖然間或也有若干國家對此最高貴的制度表示鄙夷，但它們終久還是自受其害；所以我剛才實在覺得沒有權利對此種傳統不善爲利用。我感激大會，理由不止一端，其中比較重要的一個理由便是因爲大會給了我一個繼續此種傳統的機會，所以我得以追隨全體代表對各國人民自由討論的制度表示我們人人應有的敬意；對於此種自由討論，聯合國必須不獨作爲其標誌，而且也必須成爲其有生命的象徵。一切大小國家的繼續生存端賴乎此。

午前十一時四十分散會